

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（全译本）

悲惨世界（中）

[法] 雨果 著 李玉民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悲惨世界 (中)

[法] 雨果 著 李玉民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悲惨世界. 中 / (法) 雨果著; 李玉民译. —西安: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 2015. 7

ISBN 978-7-5605-7623-7

I. ①悲… II. ①雨…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9334 号

书 名 悲惨世界 (中)

责任编辑 韩 越 荣 西

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(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)

网 址 <http://www.xjtpress.com>

电 话 (029) 82668357 82667874 (发行中心)
(029) 82668315 (总编办)

传 真 (029) 82668280
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mm × 960mm 1/16 印张 30 字数 425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05-7623-7 / I · 262

定 价 45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、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、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七卷 题外话

- 一 修道院，抽象意念 / 483
- 二 修道院，历史事实 / 483
- 三 什么情况下可尊重过去 / 486
- 四 从本质看修道院 / 488
- 五 祈祷 / 489
- 六 祈祷的绝对善 / 491
- 七 慎于责备 / 493
- 八 信仰，法则 / 494

第八卷 墓地来者不拒

- 一 如何进入修道院 / 497
- 二 割风为难 / 503
- 三 纯洁嬷嬷 / 505
- 四 冉阿让俨然读过欧斯丹·卡斯提约 / 516
- 五 酒鬼不足以长生不死 / 522
- 六 在棺木里 / 527
- 七 “别遗失工卡”这句成语的出典 / 529
- 八 答问成功 / 536
- 九 隐修 / 539

第三部 马吕斯

第一卷 从其原子看巴黎

- 一 小不点儿 / 547
- 二 他的一些特征 / 548
- 三 他有趣 / 549
- 四 他可能有用 / 550
- 五 他的疆界 / 551
- 六 一点历史 / 553
- 七 在印度等级中，也许有流浪儿的地位 / 555
- 八 末代国王的妙语 / 557
- 九 高卢古风 / 558
- 十 瞧这巴黎，瞧这人 / 559
- 十一 嘲笑，统治 / 564
- 十二 人民潜在的未来 / 566
- 十三 小伽弗洛什 / 567

第二卷 大绅士

- 一 九十岁和三十二颗牙 / 570
- 二 有其主，必有其屋 / 572
- 三 明慧 / 573
- 四 长命百岁 / 574
- 五 巴斯克和妮珂莱特 / 575
- 六 略谈马侬及其两个孩子 / 576
- 七 规矩：晚上才会客 / 578
- 八 两个不成双 / 578

第三卷 外祖父和外孙子

- 一 古老客厅 / 581
- 二 当年一个红鬼 / 585

- 三 愿他们安息 / 590
- 四 匪徒的下场 / 598
- 五 去做弥撒能变成革命派 / 601
- 六 遇见教堂财产管理员的后果 / 603
- 七 追小妞儿 / 608
- 八 大理石碰花岗岩 / 614

第四卷 ABC 朋友会

- 一 几乎载入史册的一个团体 / 619
- 二 博须埃悼勃隆多的诔词 / 632
- 三 马吕斯的惊奇 / 635
- 四 穆赞咖啡馆后厅 / 637
- 五 扩大视野 / 645
- 六 窘境 / 648

第五卷 苦难的妙处

- 一 马吕斯穷困潦倒 / 652
- 二 马吕斯清贫寒苦 / 654
- 三 马吕斯长大成人 / 656
- 四 马伯夫先生 / 660
- 五 穷是苦的睦邻 / 663
- 六 替身 / 665

第六卷 双星会

- 一 绰号：姓氏形成方式 / 671
- 二 有了光 / 673
- 三 春天的效力 / 675
- 四 大病初发 / 676
- 五 布贡妈连遭雷击 / 679
- 六 被俘 / 680

七 猜测 U 字谜 / 682

八 残废军人也有乐子 / 684

九 失踪 / 685

第七卷 咪老板

一 坑道和坑道工 / 688

二 底层 / 690

三 巴伯、海口、囚底和蒙巴纳斯 / 692

四 黑帮的组成 / 694

第八卷 坏穷人

一 马吕斯寻觅一个戴帽子姑娘，
却遇到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 / 697

二 发现 / 699

三 四面人 / 701

四 贫穷一朵玫瑰花 / 705

五 天赐的窥视孔 / 711

六 人兽窟 / 713

七 战略战术 / 717

八 光明照进陋室 / 721

九 容德雷特几乎挤出眼泪 / 723

十 包车每小时两法郎 / 726

十一 穷苦为痛苦效劳 / 729

十二 白先生那五法郎的用场 / 732

十三 在僻静地方单独相对，
想必他们不会念“天父” / 737

十四 警察给律师两个“拳头” / 739

十五 容德雷特采购 / 742

十六 又听见套用

一八三二年英国流行曲调的一首歌 / 745

十七 马吕斯那五法郎的用场 / 748

十八 马吕斯的两把椅子相对摆着 / 752

十九 心系暗处 / 753

二十 陷阱 / 757

二十一 还应先捉受害人 / 777

二十二 在第三卷啼叫的孩子 / 780

第四部 普吕梅街牧歌和圣德尼街史诗

第一卷 几页历史

一 善始 / 784

二 不善终 / 789

三 路易-菲利浦 / 792

四 基础下的裂缝 / 798

五 历史经历而又无视的事实 / 805

六 安灼拉及其副手 / 815

第二卷 爱波妮

一 云雀场 / 820

二 监狱孵化中的罪恶胚胎 / 825

三 马伯夫老头见了鬼 / 829

四 马吕斯见了鬼 / 832

第三卷 普吕梅街的宅院

一 幽室 / 837

二 冉阿让加入国民卫队 / 840

三 叶茂枝繁 / 843

四 换了铁栅门 / 846

五 玫瑰发现自己是武器 / 850

六 开战 / 854

七 你愁我更愁 / 856

八 锁链 / 861

第四卷 人助也许是天助

一 外伤内愈 / 869

二 普卢塔克大妈自有说法 / 871

第五卷 结局不像开端

一 荒园和兵营相结合 / 879

二 珂赛特的恐惧 / 881

三 都圣添枝加叶 / 883

四 石头下面一颗心 / 886

五 珂赛特看信之后 / 890

六 老人往往走得好 / 892

第六卷 小伽弗洛什

一 风的恶作剧 / 896

二 小伽弗洛什借了拿破仑大帝的光 / 899

三 越狱的波折 / 920

第七卷 黑话

一 源 / 932

二 根 / 938

三 哭的黑话和笑的黑话 / 946

四 两种责任：关注和期望 / 950

第七卷 题外话

一 修道院，抽象意念

本书是出戏剧，主角是无限。

人是配角。

既然如此，我们路上遇见一所修道院，就应该走进去看看。为什么呢？须知修道院，东西方都有，古今都有，基督教有，异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也都有，修道院是人类观望无限的一件光学仪器。

这里不是淋漓尽致阐述某些思想的地方；不过，我们尽可有所保留，有所抑制，甚至有所愤恨，但还是应当说，每逢在人身上遇见无限，不管理解不理解，我们总要肃然起敬。犹太教圣殿上、清真寺中、佛塔里、北美印第安人的茅舍中，都有我们所唾弃的丑恶一面，也有我们所崇敬的高尚一面。对于人的思想是何等静观，又是何等无止境的梦幻！这正是上帝在人墙上的反光辉映！

二 修道院，历史事实

从历史、理性和真理的角度来看，修道制已经判决定案了。

在一个国家，修道院繁衍过盛，就成为交通的纽结、阻碍的设施、

懒惰的中心，而不是那里所需要的劳动中心。对于大社会体来说，修道团体恰似橡树上的寄生物、人体上的肿瘤。修道院兴旺和肥硕，则意味地方贫困。修道制在文明初期还有益处，能用精神力量抑制野蛮行为，但是到了人民成熟的时期就有害了。况且，修道制，在纯洁时期成为有益的种种因素，到了衰朽腐败的阶段，还继续做出榜样就转为有害了。

入院修道已然过时。修道院有利于现代文明的初期教育，转而妨碍并危害文明的发展壮大了。修道院作为培养人的学堂和方式，在十世纪是好的，到了十五世纪就成问题，进入十九世纪则十分可鄙了。意大利和西班牙那两个出色的国家，在多少世纪中，一个是欧洲的光明，一个是欧洲的荣耀，可是受到修道院这种麻风病的侵害，仅剩下两副骨架子了。多亏一七八九年那次有力的保健治疗，那两个杰出的民族才开始好转。

修道院，尤其古代修女院，正如本世纪初还出现在意大利、奥地利、西班牙的那种，确是中世纪的一种最可悲的产物。修道院，那类修道院，集各种恐怖之大成。地道的天主教修道院，笼罩着死亡的黑色之光。

西班牙修道院尤为阴森可怖。那里拱顶烟雾弥漫，穹隆因浓重的阴影而朦朦胧胧；下面巨大的神坛，在黑暗中高高耸立，赛似主教堂；那里黑暗中，用铁链吊着高大的白色耶稣受难像；那里乌木架上，陈列着魁伟的基督裸体象牙雕像；那些雕像不仅血迹斑斑，还血肉模糊，既丑陋又富丽堂皇，臂肘露出白骨，膝骨露了皮肉，创伤翻开血肉，头戴银制的荆冠，用黄金钉子钉到十字架上，额头流的血是镶嵌的红宝石，眼里流的泪是镶嵌的钻石。钻石和红宝石仿佛湿漉漉的，引来多少戴面纱的妇女匍匐在下面哭泣。那些女人满身被苦衣和铁针鞭刺破，乳房被柳条兜紧束，双膝因祈祷而磨破，她们自以为许配给了上帝，一个个全是以天使自居的幽魂。那些女人有思想吗？没有。她们有愿望吗？没有。她们爱吗？不爱。她们活着吗？没有。她们的神经变成了骨头，她们的骨头变成了石头。她们的面纱是夜幕做成的。她们在面纱里的呼吸，仿佛死神那种莫名凄惨的气息。修女院院长是个

恶魔，既圣化又威吓她们。洁白无瑕的形象摆在那里，显得野蛮而凶残。这便是西班牙的古老修道院：残忍修行的巢穴、处女的火坑、暴虐的场所。

西班牙信奉天主教，更甚于罗马。西班牙修道院是典型的天主教修道院，有东方意味。大主教就是天国的总管，严密监视并紧紧锁住上帝备用的后宫。修女是嫔妃，神父是太监。最痴迷的修女在梦中被选中，得到基督的宠幸。到了夜晚，那个美少年从十字架赤条条走下来，成为销魂的对象。妃子以受难的耶稣为苏丹，幽居秘院，由高墙隔断人间的一切欢乐。往外窥探一眼就是不忠。“地牢”代替皮袋。在东方是投进海里，在西方是投进土中。东西方女人都呼天抢地。东方的没入波涛，西方的打入地下。那边的溺死，这边的埋葬。惨绝人寰的同工异曲。

如今，那些厚古的人也不能否认这种事实，只好一笑置之。还流行一种窍门：干脆抹杀历史的揭露，肢解哲学的评说，再省略一切碍眼的事实和模糊的问题。“这是乱弹琴的好材料”，乖巧的人如是说。“乱弹琴”，笨伯随声附和。这样，让-雅克·卢梭乱弹琴；狄德罗乱弹琴；在卡拉斯、拉巴尔和西尔旺的案件^①上，伏尔泰也是乱弹琴。不知道是哪位明公，最近发现塔西陀^②也是个乱弹琴的人，而尼禄则是受害者，而且毫无疑问，应当同情“那个可怜的霍洛菲尔纳”^③。

然而，事实不会轻易给吓退，仍旧坚定不移。本书作者在离布鲁塞尔八公里处，就亲眼见过那种遗忘洞。那是如今人所共见的中世纪的缩影，在维赖尔修道院旧址，现为牧场的中间，靠迪尔河边，有四个半在地下半在水中的石室，那便是“地牢”。每座地牢都残留一扇铁门、一个粪坑、一个安了铁条的通风孔。洞口外高出水面两尺，里边离地面六尺。四尺深的河水擦墙而过。牢里地面终年潮湿，幽禁的人就以这湿土为卧榻。有一间地牢里，墙上还嵌着一段枷锁。另一间里

① 拉巴尔和西尔旺，同卡拉斯一样，都因触犯天主教而被处死，伏尔泰为之申冤。

② 塔西陀（55—120）：拉丁文历史学家，直书罗马暴君尼禄（54—68年在位）事。

③ 犹滴是古代犹太侠烈女子，为拯救一城百姓，诱杀了敌将霍洛菲尔纳。事见《圣经·旧约》中的《犹滴传》。

还有一个方匣，是用四块花岗岩石板砌成，卧不够长，立不够高，把一个人硬塞进石匣里，上边再盖上石板。实物俱在，眼睛看得见，手摸得着。那些地牢、那些囚室、那些铁门、那些枷锁，还有那高高的气窗，河水齐着窗沿流过，没有那盖着花岗岩石板的石匣好似一座坟墓，唯一的区别就是里边埋葬个活人，还有那粪坑、那泥泞的地面、那渗水的墙壁，全是乱弹琴！

三 什么情况下可尊重过去

出家修行的体制，像在西班牙存在的，也像在西藏存在的那样，对文明来说，无异一种肺癆，能让生命猝然终止。简言之，这种体制使人口锐减。进修道院，就成为阉人。这情况在欧洲泛滥成灾。此外，还应指出，对精神施暴司空见惯，强迫许愿献身。封建制度依靠修道院，长子制将家族过剩的成员投入修道院，上面我们也谈了残酷的戒规、地牢，将人的口堵住，将头脑封死，多少聪明才智终生许愿，穿上修袍，不幸被幽禁在地牢，活活地埋葬了。还应指出，个人所受的折磨伴随民族的堕落，无论你是谁，面对人类发明的修袍和面纱这两种殓装，你总要不寒而栗。

然而，已经到了十九世纪，在某些角落和某些地方，出家修行的思想还顽抗哲学和社会进步，继续招募苦修者的怪现象，着实令文明世界震惊。陈旧过时的机构还执意存在下去，那样顽固就像哈喇的头油还要往头发上抹，那样妄想就像臭鱼还要让人吃进肚子里，那样暴虐就像孩子的衣裳硬要穿在大人身上，那样温柔又像尸体回家来拥抱活着的人。

“忘恩负义！”衣裳说，“在天气恶劣的时候，我保护过你。为什么你不要我了呢？”“我来自大海。”鱼说。“我曾经是玫瑰花。”头油说。“我爱过你们。”尸体说。“我教养过你们。”修道院也这样说。

对此只需回答一句：“过去了。”

梦想死去的东西无限延续下去，给人的遗体涂上香料以防腐烂，修复残破的教条，给圣徒遗骸盒重新涂一层金漆，将修道院粉刷一新，重新圣化圣骨盒，重新粉饰各种迷信，给宗教狂热鼓劲打气，给圣水刷和马刀换上新柄，重新确立修道制度和黥武主义，坚信社会的保障在于大力繁衍寄生虫，把过去强加给现在，这实在怪得很。然而，确有主张这些理论的理论家。那些理论家也有真才实学，掌握一套极为简便的方法，他们给过去涂上一层釉彩，即所谓社会秩序、神权、道德、家庭、尊老、古代权威、神圣传统、合法性、宗教；他们还高声叫卖：“瞧一瞧！诚实的人，请要这个吧！”这种逻辑，古人早已知晓。古罗马肠卜僧就运用过，他们给一头黑色牛犊全身扑上石灰，说道：“牛犊是白色的。”用石灰刷白的牛^①。

至于我们，该尊重的就尊重，而且处处宽容，只要过去肯承认自己已经死了。如果它还要活在世上，我们就打击，将它打死。

迷信、虔诚、伪善、成见，这些鬼魂，虽已成鬼，却死活不肯离世，鬼气中还有牙齿和利爪。必须向它们开战，展开肉搏，永不停歇地跟它们拼杀；要知道，永生永世同鬼影搏斗，这也是人类的一种命数。既为鬼影，就难扼住其喉咙而置于死地。

在十九世纪正午的时候，法国的一所修道院，就是对着阳光的一窝猫头鹰。在一七八九年、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圣地，修道院明目张胆地鼓吹出家苦修，让罗马在巴黎大展雄威，这是一种时间的舛错。在寻常时期，要消除时间的舛错，只要令其数一数纪元就行了。然而，我们绝非处于寻常时期。

我们战斗吧。

战斗，但是要区分。真理的特点，就是从不过分。真理有什么必要夸张呢？有的事物必须消灭，还有的事物只须辨识清楚就行了。善意而严肃的审查，具有何等力量啊！有光就足够的地方，我们就根本

^① 原文为拉丁文。献祭的牛羊应是白色的。不过，肠卜僧的职能是占卜，同这种献祭毫无关系。

不必送去火焰。

因此，既然已到十九世纪，那么各国人民，无论亚洲还是欧洲，无论在印度还是土耳其，一般来说，我们都反对出家修行的制度。提起修道院，就等于说沼泽。沼泽显然易于腐臭，淤泥死水有害健康，发酵的物质传染病症，使居民减少数量。出家修行的人成倍增长，成为埃及的伤痛。那些国家的僧徒、和尚、苦行僧、隐修士、隐修女、行者、苦修士，滋生繁衍，如蚁如蛆，想想怎能不叫我们心惊胆战。

话虽如此，宗教问题却依然存在。这个问题有几方面很神秘，几乎很可怕，请允许我们凝神观察一下吧。

四 从本质看修道院

一些人聚集而同居。凭什么权利呢？就凭结社的权利。

他们闭门幽居。凭什么权利呢？就凭人人在家都有开门关门的权利。

他们足不出户。凭什么权利呢？就凭行止的权利，其中包含守在家中的权利。

他们待在家里，干什么呢？

他们低声说话，低垂着眼睛。他们干活。他们放弃社交、城市，放弃声色享乐，放弃虚荣、自尊和利益。他们身穿粗呢或粗布衣袍，谁也不拥有任何财物。原本有钱的人，一进入那里就成为穷人，财物全分给大家。原来人称贵族、绅士和大老爷的人，就跟原来的农民一律平等。所有人的修室都一样。所有人都同样剃度，都穿同样的修袍，吃同样的黑面包，睡在同样的草铺上，死在同样的灰堆上。身后背着同样的口袋，腰上扎着同样的绳子。如果决定赤脚走路，大家都同样赤脚。那中间也许有个王子，但王子也同样是一个影子。头衔没了，甚至连姓氏也消失，只叫名字。洗礼的名是平等的，大家都得遵从。

他们解脱了骨肉的家庭，在团体里组成了精神的家庭。除了全人类，他们别无亲人。他们救助穷人，护理病人。他们服从共同选举出来的人。他们彼此以弟兄相称。

你会截口高声说：“真的，那正是理想的修道院！”

只要可能有那样的修道院，就足以引起我的重视了。

因此，在本书上一卷中，我以尊敬的口吻谈了一所修道院。除开中世纪，除开亚洲，姑且不谈历史和政治问题，从纯哲学观点出发，摆脱宗教论战的手段，只要修道院绝对自愿，只关着情愿的人，我就始终以严肃认真的态度，有些方面还以尊敬的态度对待修道团体。有团体的地方，就有村社。有村社的地方，就有权利。修道院是平等博爱这种公式的产物。啊！自由多么伟大！转变多么壮丽！自由足能将修道院变为共和国。

接着谈下去。

那些男人，或者那些女人，在四堵高墙里面，穿着棕色粗呢袍，大家平等，以兄弟姐妹相称。这很好，可是，他们还干别的事情吗？

是的。

干什么呢？

他们注视影子，双膝跪下，合拢手掌。

那是什么意思呢？

五 祈祷

他们祈祷。

祈祷谁？

上帝。

祈祷上帝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我们身外还有个无限吗？那个无限是否一体、内在的、永恒的呢？

既是无限，就必然是物质的，那么一旦没有物质了便是止境吗？既是无限，就必然有智力，那么一旦没有智力了便到终点吗？我们只能赋予自身以存在的观念，那个无限是否在我们身上唤起本体的观念呢？换言之，难道它不是我们作为相对体所属的绝对吗？

我们身外有无限，难道身上同时没有个无限吗？这两个无限（这种复数多骇人！）难道不是相互重叠的吗？第二个无限难道不是头一个无限的内里吗？难道它不是另一个无限的镜子、反光和回声，共有一个中心点吗？第二个无限是否也有智力呢？它在思考吗？它爱吗？它有愿望吗？假如两个无限都有智力，那么各有一个能产生意愿的本质，在上方那个无限中有个我，同样，在下方这个无限中也有个我。下方这个我就是灵魂，上方那个我就是上帝。

通过思想，让下方这个无限接触上方那个无限，这就叫作祈祷。

从人的意识中绝不要抽掉任何东西。取消即坏事。应当变革。人的某些特性，思考、幻想、祈祷，都指向未知世界。未知世界是浩瀚的大洋。意识是什么呢？是未知世界的罗盘。思考、幻想、祈祷，都是巨大而神秘的辐射。我们应当尊重。灵魂这种壮丽的光辉射向哪里？射向黑暗，也就是说射向光明。

民主的伟大，就在于对人类什么也不否定，什么也不否认。在人权旁边，至少在人权之外，还有灵魂的权利。

摧垮狂热，崇敬无限，这才是正道。我们不能仅仅匍匐在造物主大树之下，瞻仰那缀满星辰的巨大枝丫。我们还有一种职责：为人的灵魂而工作，维护神秘而反对奇迹，崇拜未知而鄙弃荒谬，在不可解释的事物方面只接受必然的东西，净化信仰，扫除宗教上面的迷信，清掉上帝周围的丑类。